

## 現代奇幻文學視角下神話對兒童文學作品的影響 ——以《冰川之子》為例

陳津丞

**摘要：**現代奇幻文學是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神話元素更是諸多現代奇幻文學創意因素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歷來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都十分重視神話這一特殊因素的應用，而現代奇幻文學這一概念引入後，其產生的化學反應對文學作品的影響更深入且多元化。兒童文學作為現代文學構成的重要一環，神話在其中扮演了一個較重要的角色，引入新視角進行剖析是近年來探索的大方向。本文將以麥然的《冰川之子》為例，淺析現代奇幻文學視角下神話對兒童文學的影響。

**關鍵詞：**奇幻文學；兒童文學；神話

中國奇幻文學具有深厚的傳統。在中國小說成熟的時代，奇幻文學所佔的比例極高。而中國奇幻文學的基本路數都是通過成人神話的兒童視角處理，從而奠定了這種奇幻文學創作的格局。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西遊記》和《封神演義》。現代奇幻文學由於受科學思維的影響以及無神論的啟迪，往往偏離了神話寫作的路數，除了一些傳統小說原本再創作的作品（改編作品）外，一般都不會重走成人神話兒童化的構思途徑。這樣的情形在麥然的《冰川之子》那裡得到了改編。這部小說由首

都師範大學出版社於 2021 年隆重推出，受到評論界的關注與肯定，其獨特之處便是重拾神話題材，又回歸兒童視角，體現了中國奇幻小說的傳統魅力，當然同時也為現代兒童文學的出路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 一、反叛——神話在小說中的顛覆作用

博爾赫茲在評價現代文學寫作時稱“小說創作的中心問題是偶然性”，包含著“危險的和諧”“狂熱和精確的偶然性”<sup>1</sup>；這種偶然性往往呈現“兩個因果過程”：“一個是自然的，指不可控制的數不清運動產生的不停歇的結果；另一個是巫術的，指精心組織和受限制地預先說出細節的。”<sup>2</sup>而當作家需要掌控這種“異常的偶然性”時，必須掌控作品的脈絡與情緒。但是在現代奇幻文學的視角內，任由這種偶然性在現有的框架內進行有限制的發散，反而是一種獨具特色的風格。那部分結果不受人控制，但是想像力的重構賦予了這種偶然性顛覆的美感。而在《冰川之子》中，這種顛覆深入內核，溶入了主線，帶有一種反叛特色。《冰川之子》的開篇便通過第一人稱描述給整部作品蒙上了神話的面紗，“高駝”“西南巨峰”“偽神的巨塔”等等充滿幻想元素的詞語摻雜著冰河世紀、大陸漂移學說、珠穆朗瑪峰的變遷這些事實案例中，故事好像就在危險的和諧中進行——儘管此時讀者還未意識到這種神話元素會給自身的“原生神話觀”帶來顛覆。

---

<sup>1</sup> 博爾赫斯：《敘事的藝術和魔幻》，《博爾赫斯談藝錄》，王永年等譯，第 41-42 頁，浙江文藝出版社 2005 年版。

<sup>2</sup> 博爾赫斯：《敘事的藝術和魔幻》，《博爾赫斯談藝錄》，王永年等譯，第 43-44 頁，浙江文藝出版社 2005 年版。

衝突的感覺伴隨著主角對於自己父親的反叛。加強情節中的情緒渲染以增強讀者的帶入感，這是兒童文學創作的通用手法，其缺點在於如果情節產生強烈衝突，情緒的渲染會使情節推動產生偏離，作者自身難以掌握讀者情緒，這種“偶然性”不可控制，同時導致小說節奏向“異常的偶然性”奔去。面對需要強烈衝突的情節時，精明的作者會加上另一條暗線以加強對於作品節奏的掌控。《冰川之子》也不例外，在情節進入反叛的關鍵節點，需要鋪墊情緒時，作者大膽地使用了之前埋藏在作品背景中的暗線——神話元素的顛覆與原生神話觀的傾倒——大膽顛覆讀者視角下的設定，通過製造與前置暗示的神話設定完全相反的神話元素達到對於神話的顛覆。在原本暗示架空的世界中添加大量的造神元素，將大量與讀者接觸到的傳統神話設定加入進架空世界，將讀者引入猜測背景，發掘背景線索的“圈套”。隨著故事情節不斷深入，作者拋出的假餌越來越多，讀者對於自身猜測的背景越發肯定，構建的神話觀大廈越來越堅固。《冰川之子》中的懷疑傾向從來不明顯，但是在背景猜測的部分卻顯得處處可疑。這不同於情節造就的反差：利用一個近乎童話的完美開局給予讀者甜蜜的開頭，沉浸在理想主義的幻想世界中。隨著劇情不斷推進一步步展示殘酷的現實，利用不同視角下的反差情節發展給讀者衝擊，以利於自身節奏的更好把握與作品思考的傳達。《冰川之子》利用了背景與作品元素偏向的顛覆，添加的大量造神元素不斷衝擊著讀者構建的本部作品的背景甚至“神話觀”。同時配合著情節中對於父親、強權的反叛，讓作品的節奏徹底轉向，達到了作者的目的。

很難說這種神話元素的顛覆只是幫助了作者控制作品節奏。從作者重新幫助讀者塑造整個背景，以及本部作品的神話觀可以看出作者絕不

僅僅意在“掌握節奏”，而是強化了“反叛”這一因素的表達——反叛自己的父親，反叛強權，反叛固有觀念——從而更好地表達“自我的成長”這一作品理念。在這一層面來說，神話元素的衝突帶來的顛覆在小說中扮演了一個遠比傳統神話更重要的角色。

## 二、重塑——神話在小說中的再創造

兒童文學中的神話思維和神話構思的作品，在思想理念的表現方面往往較為容易遠離意識形態，這種思維其天生的自由度可以促使文學構思在美學與藝術的意義上展開。人類對於世界和自我的最早認知就是神話。神話蘊含著人類最深層的思維和心理，是有關神、始祖或者英雄以及奇特動物的敘事，解釋著人類與宇宙和文明的最初起源，涉及到了現實世界秩序的最初奠定。

神話不是真正的歷史，但每一個民族的神話都基於其民族歷史或歷史事件。中國有自己的神話與神話時代，在中華神話的長河中，不缺乏神話精神，誇父逐日、精衛填海等神話都突出了中國人自古反抗絕望和痛苦的英雄氣概。神話在兒童文學中強調文學的想像與詩性，崇尚人的原生狀態與原始感受，追求具有幻想元素的藝術效果，側重於文學的美學作用與遊戲精神，作用於影響少年兒童的美學情趣、精神個性、想像力的發展。《冰川之子》中利用中華傳統的原生神話作為背景，引入了圖騰文化、神秘信仰、超時空幻想等等神話思維方式，在作品中不僅增加了背景的神秘感，更利用原生神話結構讓讀者感情更加貼近全作品的大背景與小人物——這對於融入了神話元素的兒童文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兒童與青少年，如何讓他們對作品產生親近感、認知需求與貼

近作品的思考遠比單純在作品中添加大量文學技巧與精細描寫更重要。在神話元素逐漸融入兒童文學創作時，神話一原型批評大師弗萊提出一個著名論斷：文學是神話的移位。隨著神話思維的消亡，神話移位為文學而繼續存在，關於神話的基本原型都在後世的文學中得到反復呈現。在文明步入神話啟蒙時表現為神話形象，在後面文明的不斷發展與社會進步中，往往利用幻想元素將神話思維在無意識中的啟動，轉變為“一種類型的或重複出現的意象”，這就是所謂的“文學原型”。<sup>1</sup>文學原型並不是一個描述文本意象或者作品中元素的辭彙，而是一個針對作品結構而創造的一個新概念。從作品結構看，“文化原型”理論將文學劃分為“神話結構”、“浪漫性結構”和“現實性結構”三種結構形式。

在《冰川之子》的文學原型結構中，“浪漫性結構”與中國傳統的神話思維相結合在一起，在作品達到高潮時，即“最終的戰役”這一階段時，給予了作品非凡的衝擊力。浪漫性結構是一種移位的“神話結構”，兩種近似的神話結構在最後一役中都接近崩塌，在以主角的機器人身份被揭穿，身份認同崩塌危機中又插入了人類英雄死亡等等“反神話英雄的浪漫”敘事的情況下，作品需要有衝擊力的反轉或者收尾。浪漫性結構的移位特性給予了作品收尾衝擊力的缺口。浪漫性結構強調神話人物和對立勢力相互交鋒的危機與碰撞。它往往呈現為兩個相互對立、完全以明喻表達的同一性世界。這個同一性世界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人們嚮往的、與願景相類似的同一體的神祇與天堂的世界，另一個則是令人厭惡的、佈滿魑魅魍魎的世界，即魔鬼與地獄的世界。有評論者在評論《神筆馬良》是這樣分析，按照弗萊的說法，文學的源頭是神

<sup>1</sup> 諾斯洛普·弗萊：《批評的解剖》，陳慧譯，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6 年版

話。在遠古時代表現為神話形象，在後世的不同時代裏，則通過藝術在無意識中啟動，轉變為“一種類型的或重複出現的意象”，也就是所謂“文學原型”。這個結構原型，在《神筆馬良》裏已經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移位”。具體表現就是，“善的世界”和“惡的世界”於相互對立中呈現出對彼此的交融和依存。從這個層面上說，神話，民間故事一旦進入文學系統，在面貌上就完全“人間化”了。鑒於此，文章認為《神筆馬良》代表了兒童文學的特殊一脈，它借助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中的原型結構表現出中國原創兒童文學的獨特風韻，也體示出“原型”變異的深刻內涵和悠遠價值。”<sup>1</sup>

從這樣的角度說，《冰川之子》具有明顯的原型結構及文學意義。這部小說將中國傳統神話文化思維與帶有“文化原型”特性的浪漫性結構融合，創作出了與原本理論有大程度出入的特有現象。具體表現為“善的世界”和“惡的世界”並不表現水火不容、相互對立，甚至“善”與“惡”並不存在分明的楚河漢界。二者之間有很強依存關係與共生關係。可以說，在《冰川之子》中，並不存在真正的善與惡、正與邪、美與醜。同時是與非並非截然對立，但卻相互融合，在結構上形成了一種對立統一的“文化原型”生態。

### 三、回歸——神話的民族性

西方童話文學從文化概念的產生到發展直到繁榮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童話的文學概念的萌發階段：童話在本民族的原生神

---

<sup>1</sup>李學斌：《原型結構及其文學意義——洪汛濤經典童話〈神筆馬良〉的當代解讀》，《蘭州學刊》2011年第2期，第204-206頁。

話與帶有本土特色的民間故事的沃土中迅速發展，在生長的歷程中逐漸向更為貼近現代文學系統的童話概念發展，其發展基本軌跡表現為從神話敘事逐漸走向童話敘述，從古希臘的荷馬頌詩到義大利斯特拉帕羅拉的故事集《歡樂之夜》的問世，以基本成型的“灰姑娘”“小紅帽”“青蛙王子”“穿靴子的貓”“七只烏鴉”等原型童話故事的文字記述為標誌。

第二個階段是童話與神話融合的發展階段：自 17 世紀以降，在西方學者相繼開始關注和重視民間文學的大背景下，一些別具慧眼的學者、作家對在民間流傳的童話進行收集、整理、出版。在此基礎上不少作者開始對原本在角落的“民間文學”進行具有專業文學性質的獨立創作，從而催生了現代文學系統概念下的童話文學。發端於歐洲民間文學傳統的早期文學童話也稱為經典童話，主要包括以多爾諾瓦夫人的童話故事和貝洛的《鵝媽媽故事集》等為代表的法國童話，以格林童話為代表的德國童話，以及以安徒生童話為代表的北歐童話等。

這三座童話里程碑的相繼出現，標誌著西方童話的融合發展階段的完成。<sup>1</sup>托爾金在《論童話》中，將童話傳統與“覆蓋年森林地板的童話樹”這個獨特概念有過比較，認為童話的發展離不開民族文化與民間文學的發展推動。經過這兩個階段，從文林沃土中生長出來的童話之芽，逐漸長成了茂盛的童話之樹，進入了新的階段。這是童話的發展的第三階段，用另一種形容便是：童話的風格的昇華階段。兩個國家的童話小說的創作潮流的出現是以新時代的開始為特徵的：18 世紀末德國浪漫的

---

<sup>1</sup> 王泉根：《現實主義：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主潮》，《河南社會科學》，2016 年第 6 期，第 90-99+123-124 頁。

童話，童話文學運動的發展打開了史上新的一頁。同時，19世紀中期以後崛起為新勢力的英國童話小說創造了英國兒童文學的第一個黃金時代，確立了文學童話獨特的藝術品位。

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中運用神話元素，必須不斷與民族文化相結合，以民族文化和民族思維方式為基礎。相容並蓄，向他人學習，民族文化應該深深銘刻現代中國的兒童文學創作中。《冰川之子》以其獨具中華特色的神話元素與充滿民族性的“文學性結構”充分體現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魅力。在現代受西方影響的大部分兒童作品中，傳奇性的主角出現的頻率大幅減少。以往在心理和人格程度上優越於他人，有著超凡的勇氣和忍耐力，還擁有超越作品中其他角色的優越環境的“傳奇”人物逐漸被“平凡英雄”取代。“平凡英雄”並不是西方原創，但在“平常英雄”的視角下，總少了一絲與天爭三分的豪邁感與一絲與宏大命運抗爭的壯烈感。《冰川之子》中，充斥著普通人與“偽神”的抗爭、原始人與惡劣氣候的抗爭、人與智慧的機械生命的抗爭，人的命運反而放在了最不顯眼的地方。看似人人都可犧牲，其實是每個角色的命運都融入了與宏大命運對抗中。而主人公身上更是滿載著中華文明特色的傳奇性與獨特的浪漫——擁有獨特的身份，機器與英雄之子的出身甚至是宏大命運的一部分，也是無數人對抗的一部分。擁有獨特的能力，這種能力甚至能直接與宏大命運對抗，但是卻看似誇父逐日般悲壯。舍一人而救天下，舍一人而救蒼生。主人公走入了和女媧、誇父、薑子牙等等中國古典英雄的困境中，繼承了中華傳統神話的優良傳統。而主人公頗具成長性的解法與孩提般的純真又給作品披上了浪漫的童話色彩。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傳統神話在進入現代童話文學系統後依然有一席之地，在“平民化”“民間化”的祛魅過程中仍未失去對作品的影響力，依舊有原先的面貌風采。在“文化原型”的影響背景下，受中國傳統神話影響的童話所特有的美學品格同樣擁有其獨特審美意識形態。在當今寫作主題不斷強調“成長”與“反叛”的主題時，帶有民族精神形態的神話元素融入中國現代童話寫作是有一定意義的。

#### 四、結語

反叛與重塑一直是文學創作中重要的一環，但其引入文學解析與文學結構中是近年來新分析的特殊方向。從主題學的角度來說，特殊的神話元素的參與並不會影響情節的飽和度，但是站在反叛—重建—回歸的分析角度來說神話元素的參與增加了背景的深度與情節的表現力度，甚至在事實上某部分時刻加強了其思想的厚度。更為明顯的是，如果神話元素遵循反叛—重建—回歸的“文化模型”迴圈，讀者將更直觀地感受到作品的感情與衝擊力。正如美國作家詹姆斯所說：“對讀者而言，其樂趣並不在困難本身的重現，而在於對人類時間的烏托邦式的理解。在這種理解中，人類時間的分分秒秒因具備人性的意義而超凡脫俗，換言之，乏味無聊和日常習慣的死寂區域被奇跡般地趕出人類時間。”<sup>1</sup>神話永遠在人類心底藏有一個位置，“反叛—重建—回歸”只不過是人類在遵循最原本的想像力與幻想思維，一種浪漫的回溯。

---

<sup>1</sup> 詹姆斯：《詹姆斯文集》（第5卷），第8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